

集部

山谷集卷十九

宋　黄庭堅　撰

書三十五首

上蘇子瞻書二首

庭堅齒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故嘗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得使令於前後伏惟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愷弟約博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

擢補郡帙上最課可謂聲實于中内外稱職凡此數者在人為難兼而閤下所謂海涵地負特所見于一州一國者耳惟閤下之淵源如此而晩學之士不願親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借使有之彼非用於富貴榮辱顧日暮計功道不同於諜則愚陋是已無好學之志訑訑予既已知之者耳庭堅天幸早歲聞於父兄師友已立守二槩之外然固未嘗得望履幕下以齒少且賤又不肖自知學以來又為禄仕所縻聞閤下

之風樂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竊食於魏會閣下開幕府在於彭門傳音相聞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譽斗筲使有黃鐘大吕之重蓋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通書于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于大夫不肖承贄禮故有類似不當如此恭惟古人之賢有以國士期人略去勢位許通書者故竊取焉非閣下之豈弟單素處顯何特不可直不敢也仰冀知察故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從者詩云我

思古人實獲我心心之所期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不得于今人故求之古人中一一與我並世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宜如何哉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今則未見而寫我心矣春候暄冷失宜不審何如伏祈為道自重

庭堅再拜自往至今不承顏色如懷古人頃不作書且置是事即日不審何如伏惟坐進此道以聽浮雲之去來客土不給伏臘尚可悲恐否夫忠信孝友不言而四

時並行晏然無負於幽明而至于草衣木食此子桑所以歌不任其聲求貧我者而不得也且聞燕坐東坡心醉六經滋味糟粕而見存乎其人者頗立訓傳以俟後世子雲安得一見之昨傳得寄子由詩恭儉而不迫憂思而不怨可顧乎如南風報德之絃讀之使人凜然增手足之愛欽仰公擇革老頗嗣音否師厚詩語氣益俊逸極以鮑明遠但因來不多復未果録寄耳比以職事在山中食筍得小詩輒上寄一笑旁州士大夫和詩時

有佳句要自不滿人意其如公待我厚願爲落筆思得申紙疾讀如老杜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者朝夕須報惟君子之四時體道一致神明相之

寄蘇子由書三首

庭堅頓首再拜誦執事之文章而願見二十餘年矣官學匏繫一州輒數歲迄無參對之幸每得於師友昆弟閒知執事治氣養心之美大德不踰小物不廢沈潛而樂易致曲以遂直欲親之不可媟欲疎之不能忘雖形

迹闊踈而生平咏嘆如千載寂寥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而動心者然惟小人不裕于學方羊塵垢之外樸拙無所可用既已成就雖造物之鑪錘不能使之工也得邑極南幸執事在旁郡且當承教為發萬金良藥使痼疾少愈而到官以來能薄不勝事劇陸沈簿領中救過不暇筆墨且況以寫心之精微故欲作記而中休時因過賓高安行李必問動静以其所言參其所不能言承典司管庫之鑰率職不怠懷辟混貧舍者爭席良以自慰

比得報伯氏書詩過辱不遺緒言見及敢問不肖既全於拙矣於事無親疎不了人之愛憎人謂我疎愚非所恤獨不知于道得少分否恭惟聞道先我為世和扁有病於此固聞而知之因來尚賜藥石之誨抱疾呻吟仁者哀憫向冷不審體力何如惟強飯自重

流落七年蒙恩東歸至荆州病幾死失一弟一妹及亡弟二子早衰氣索非復昔時人也性本疎懶鞭策不前以是未嘗得附動静忽奉十二月二十四日所賜教存

問勤重伏審憂患之餘台候萬福閑慰無量端明二丈人物之冠冕道德文章足以增九鼎之重不謂遂至于此何勝殄瘁之悲況手足之情平生師友之地荼毒封割之懷何可堪恐奈何所賴諸子有所立而季子文章幾于斯人之不亡也庭堅病起荒廢恐不能辦事欲引去而未敢太平遂請義當一往來夏秋間若病不再作尚可祈見無階承教臨書懷仰

伏承端明二丈窀穸有期天下失此偉人何勝霣涕石

刻得三丈論撰無憾矣不審幾時得刻石託誰書丹若未有人不肖輒爲託名其上若自有人即已矣萬一不用書則用家弟尚質所篆蓋别託一相知人名可也三兩日即拏舟下巴陵出陸至雙井六日爾至即令家弟書篆携至荆渚二月末可復來也小子相娶石諒之女

蒙菌記感激感激

見張宣㷂書

豫章黄庭堅再拜獻書致政少師閣下詩云瞻彼淇澳

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維古之德人其高明有臨其靚深有威其潤澤在下其光暉在上使人望之而鄙吝之意消亦不容聲矣恭惟閣下道尊德貴而載之從來飯糗桑樞而山立乘軒委佩而超然出入諸公間如砥柱之屹中流也學問文章冰銷彼已惟道以為體白首日新夙夜德人之事庭堅自維淺陋才行不足比數于時單無以為左右重顧有事賢之心在予自信甚

篤嘗與深識士大夫詠嘆盛德相講勸以為歸而身賤遠未得有足迹於門墻之下令日掃舍人之門非敢以小人固陋求言論風旨拜於庭而承顧盼進几杖而見嚬伸得所以不言而飲人者則淇澳之所歌昔聞其聲令見其實操豚蹄以祝維所欲者奢而可笑先至後去以分東辟之光不可謂無意者也蒙冒清重重足以聽

命

答晁元忠書

庭堅百拜元忠足下未識足下之面因諸昆弟得足下之詩興託深遠不犯世故之鋒永懷喜怨鬱然類騷想見足下豈弟於學問故須追韻寫意於無能之辭雖仰高尚友發於聲音而文章闇昧不敢以過雷門不謂竞民即以奉寄㯃辱已未書及詩傾囊竭篋不秘金玉悉以相畀幸甚幸甚惟是盛見稱許愛而忘其醜欲俎豆不肖于諸公之間豈不顧盜名恐累足下知言爾往多故不即報庚已察南來拘窘吏事雖江山相映發心不

在焉如墻壁間作詩文與俗俯仰不足紀録得顯臣兄弟時持書冊來講問撥置簿領一解顔耳承去歲不利秋官居閒當有自娱即日體力勝否昨所㮣怨與不怨論事似不當耳茍志於仁矣其餘存乎其人不可聽以一律君子陽陽考盤與北門褰裳同為君子之詩夫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觀義理者固于其會怨與不怨去道遠矣莊周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足下以為何如無階合并十詩仰報盛意因以當面願自保重

答郭英發書

庭堅頓首發春即治僦舍悉謝遣公家人唯兩僕夫備使令事事躬親所以不能嗣音更兩日僦舍亦畢工矣然自遠方來督書者凡七人又當作書累日甚覺勞撤也辱書承侍奉吉慶為慰雙井有可與同味者乎兒輩頗記憶大者讀書小者踉蹡幸無他耳舍弟未來聞正初到漁洞矣純上座歸嘉州將一月唐道人亦且行矣七佛偈誰所作猶問五子之歌誰所作也五觀佛語也

為士大夫開此觀山谷語也東溪老廬山開先長老行瑛歷陽公王安上純父是時為和州宗叔桀宗少文南史有傳陸探微畫與顧凱之可並驅爭先少文茂深略同時也西臺禮部員外郎李建中名士也國初權西京御史臺故時號李西臺書蛛絲所謂蟰蛸在戶者煤尾屋塵屋塵合墨醫方謂之烏龍尾銀鈎蠆尾晉征西長史索靖妙得崔張筆法自言吾書如銀鈎蠆尾山芥紫栮計是佳蔬但恨為聚蚋之味所敗耳銅仆研少留意

幸甚烏豆粥大烏豆一升隔宿洗淨用七升水浸明日入油一斤炭火煅至晩當糜爛可煮三升米米極熟下豆入白糖一斤和匀入細生薑碁子四兩是謂粥矣經頭事不能記其人姓名未可得信三子名字訓作書忙又未能就庭堅再拜

答何靜翁書

庭堅再拜何君足下去年辱惠書過有稱述意足下隨世毁謦未必自得之耳又多病之餘懶慢成性鮮自源

歸時不能即奉答亦以今世民之師帥不知行道以先覺覺民學校之教不知明道以啓迪後進故學者不知重道而尊師士亦不復論學而取友因以卜足下誠有意于兹事否也專使來繼辱書問勤懇不倦愛一世之所棄敬衆人之所慢足下真自得之者耶所寄詩醇淡而有句法所論史事不隨世許可取明于已者而論古人語約而意深文章之法度蓋當如此如足下之所已得者而能充其所未至生乎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

人也然江出汶山水力才能汎觴溝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今足下之學誠汶山有源之水也大川三百足下其求之師小川三千足下其求之友方將觀足下之水波能偏與諸生為德也不肖去戎州或在秋冬之間大槩已具王觀復書中矣無階從容望風懷仰千萬強學自重他日拭目觀足下頡頏於青雲之上也

答李幾仲書

庭堅頓首幾仲司戸足下昨從東來道出清湘八桂之間每見壁間題字以其枝葉占其本根以為是必磊落人也問姓名于士大夫與足下一游舊者皆曰是少年而老成有餘者也如是已逾年恨未識足下面耳今者乃蒙賜教稱述古今而歸重于不肖又以平生得意之文章傾囷倒廩見畀而不吝秋日樓臺萬事不到胷次吹以木末之風照以海濱之月而詠歌呻吟足下之句實有以溅㒀愞而增髙明也幸甚庭堅少孤窘于衣食

又有弟妹婚嫁之事雖蚤知從先生長者學問而偏親白髮不得已而從仕故少之日得學之功十五而從仕之日得學之功十三所以衰愞不進至今落諸公之後也竊觀足下天資超邁上有親以爲之依歸旁有兄弟以爲之佽助春秋未三十耳目聰明若刻意于德義經術所至當不止此耳非敢謂足下今日所有不足以豪於衆賢之間但爲未及古人故爲足下惜此日力耳天難于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

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自廢惰歟則不得歸怨于世也凡為足下道者皆在中朝時聞天下長者之言也足下以為然常繼此有進于左右秋熱雖未艾伏惟侍奉之慶龍水風土比湖南更熱老人多病眩奉書草草惟為親為己自重

答王補之書

庭堅再拜補之使君閣下治平中在場屋間嘗與李師

載兄弟游因熟知閣下才德此時方以見聞寡淺日夜刻意讀書未嘗接人事故不得望顔色其後從仕東西憂患滌倒每見師載猶能道補之出處令者不肖得罪簡牘棄絶明時萬死投荒一身弔影不復齒於士大夫矣所以雖聞閣下近在瀘南而不敢通書忽蒙賜教禮感而使勤詞恭而意篤所以奉王公大人者投之禦魑魅苟活人之前恐懼而不敢當讀之赧然惟是先公全州之政名實相權重以李　闕

上以篤前人之烈且當屬之王公大人得意之士而自貶損記名於不肖何哉在今之時能文章有名譽居庭堅之右者甚衆閣下不取諸彼而取諸此何好惡酸醎與時異哉平居其言不見信於人况於罪戾有言不信之時閣下何取焉加以憂患之餘神明去榦僅所記書昏忘略盡窮鄉又無書史可備尋繹提一作捉筆臨緘茫

然不知所云而辱誘託丁寧期於必得勉輒承命書其大畧言語眛陋安能增光輝萬一以慰孝子之思以滿全人之意遽授來使病于夏畦庭堅再拜

答王子飛書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脉有開有塞而至於九州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作詩淵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至於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

其比公有意于學者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端有此理若見為問訊千萬

與王庠周彥書

東坡先生遂捐館舍豈獨賢士大夫悲痛不能已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也可惜可惜立朝堂堂危言讜論切於事理豈復有之然有自常州來云東坡病亟時索沐浴改朝衣談笑而化其胷中固無憾矣所惜子由不得一見又未得一還鄉社使後生瞻望此堂堂爾欲作詩

文道其意亦未能成秦少游沒于藤州傳得自作祭文并詩可為隕涕如此竒才今世不復有矣所寄詩文反覆讀之如對談笑也意所主張甚近古人但其波瀾枝葉不若古人爾意亦是讀建安作者之詩與淵明子美所作未入神爾見東坡書黄子思詩卷後論陶謝詩鍾王書極有理嘗見之否孫伯遠善論文章之美師嚴君可畏在筆下公能致此二士館之當有得耳

與王子予書

比來不審讀書何似想以道義敵紛華之兵戰勝久矣古人有言并敵一向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策而游息書味猶在胸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于一兩書其餘如破竹節節迎刃而解也古人嘗喻植楊楊天下易生之木也豎植之而生横植之而生一人植之一人拔之雖千日之功皆棄此寂善喻顧衰老終無益于高明子予以謂何如

與歐陽元老書

蒙書喜比來起居不乖調護閑慰無量寄示東坡嶺外文字今日方暇徧讀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亦改正數字今遣觀復手抄一通承肩輿與黄冠師衝冒山行又蔬食不把酒乃復勝健良助懽喜大槩世俗之事于道術中擇可喜者行之譬如穀𩜾君聞滄浪之水則藐之見汙泥臭濁能生蓮華則眼明葢其無明習氣使之耳而高論自抗便謂不可染汙但可哀爾高明

之士要須以聲為律而身為度也所論仲良刻石敢不敬承如仲良于不肖親厚無可言者但日太逼未能即成餘具季康書中

與唐坦之書（履字坦之取履之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若不犯家諱請即用之）

頃得瀘州報承一藤已過趙市復還城中初亦不解然道人行止如雲葢多如此遂不復念耳辱書乃知寓史于山家主人恩意不勤遂因循度夏鷺鷥割股何可使瘡久不合即解夏遂東歸即亦處處秉流則逝得坎則

止乎張祖祺便舟可惜失此一快也二親倚門十年妻兒有攻苦食淡之嘆亦能久伏恐耶樂義堂中與兄弟共觀之銘孰大于是乎既要注脚行之而心中自以為宜推之于人而人以為宜則是義也有人亦若是無人亦若是正信調直終不覆蔵則是樂也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古人之義也君子坦蕩蕩古人之樂義也古人所謂為治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深根固蒂外慕休息空手到家啜菽飲水誰不欣然瀘戎間三伏中瘴

厲方作更希珍愛

與王觀復書三首

庭堅頓首啓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勩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

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薾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

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鑽巴㖞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日到門疲於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三月二十四日

庭堅頓首辱書勤懇千萬委之以九鼎之重顧尫羸不

能勝也所寄詩多佳句猶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為佳作耳報靜翁鄉行之美甚副此意所問勸靜翁求師取友而不以教觀復者蓋觀復如此有餘耳如公才識禪家所謂朝生王子者也但要琢磨圭角耳任闕渭不知何時人此二賢者使得師承皆不易得也所選唐人諸詩皆有佳處甚慰觀覽也魯使君所欲作記極

不敢辭以既往青神見家姑欲行人事賓客會集衮衮過日愈不暇留來人多日竟未能成史彥直既到官渠當數有人還眉州今自此來取信甚易致也茶詞及爲東坡與不肖所作十韻皆欲奉答而未成但未知他日寄達所在耳策問十篇思深慮遠佳作也亦恨離文勝耳不肖在巴峽閒所得人有李仔仁道本梓人而寓江津二十餘年其人言行有物參道得其要老成人也有王庠周彥滎州人行已有耻不妄取與其外家連戚里

向氏屢當得官固辭以與其弟或及族人作詩文雖未成就要為規摹宏遠此君又東坡之兄壻也故亦有淵源耳有趙績子智者榮人作文皆道實事要為有用之言然觀其作人未可知也蔡相次律張溥寛夫自不肖到戎州朝夕相親近然次律事事優於寛夫他日或可望為中州名士也有廖鐸宣叔者嘗東學京師才性明利甚不在人下來相師用之意甚篤然憂其質不甚美韓退之所謂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畔去否庭

堅既以江漲不能下峽則欲至青神見老家姑以是人事賓客猥至今日方能作書遣來人作書又草草千萬照悉公至吏部改官且還營丘乎因書示諭

庭堅頓首公決行在幾時此別不足恨中原亭驛如流雖南北可數書不比劍外及牂牁夜郎之洪荒無詔也前卒還附書謝何靜翁不草草而靜翁乃云不得不肖書試為根究恐小人輒以貨取之耳今年戎州荔子歲登一種柘枝頭出於過臘平大如雞卵味極美每斤才

八錢日飲此品凡一月此行又似不虛來恨公不同此味又念公無罪耳一笑一笑

答洪駒父書三首

駒父外甥推官得手書知還家侍奉吉慶爲慰新婦諸孫想履夏具宜既不免應舉亦須温習文字詩酒須少輟也自頃嘗見諸人論甥之文學他日當大成但願極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甘受和白受采不但用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熈紹不知法源自何來又不知所奠

者是何舍利以此難作文景雲又不知是禪是律有師
承無師承可究問一二疏來玉父不及書想鉤深索隱
日有新功比又為弟姪草數篇六韻詩適意思不堪未
能寫寄鴻父更加意舉業須少入繩墨乃佳前要文字
猶未暇作新書室政在父蓬生麻中不得不直比來翰
墨亦可觀否老舅既免喪哀痛無已日在墓次亦苦多
病未緣相見千萬强學自重不具老舅庭堅白
駒父外甥教授别來三歲未嘗不思念閒居絶不與人

事相接故不能作書雖晉城亦未曾作書也專人來得手書審在官不廢講學眠食安勝諸稱子長茂慰喜無量寄詩語意高重數過讀不能去手繼以歎息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滙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

章但已老病惰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為我雪恥罵犬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甚恨不得相見極論詩與文章之善病臨書不能萬一千萬强學自愛少飲酒為佳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効更須治經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

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與運判朱朝奉書彥博

庭堅再拜不學無術得邑僻左承前逋滯之餘簿書期會糾紛熟爛不可掇拾健訟之民一不得氣詆郡刺史

訕訐官長長短視遠者常得其影類多見聽追逮證左
衍揚相推因繫索情溢出牢戶之外聽事以來于今八
月惟是智度短淺裁割未有見効夙夜履冰須譴訶至
則免冠就訊歸伏丘壑以安無能之分加以山野不曉
事與中朝士大夫不相知聞故於門牆無一日之雅進
寸退尺終不敢騶以書通令者豈有以不肖欺左右者
乎迺蒙過聽識拔於衆人之中以備使令承命惇𪏆恐
不任鞭策以負高明之舉也然伏思閤下才品卓越簡

在欽明將朝廷不異遠方之寄來作雷雨下車未幾惠威載於江西竊嘗訪之親識間決事若流誠得執鞭走趨陪輔千慮之一實所欣慕大施按行將臨下邑當以職事待罪輒自達小人之情秋暑尚爾伏祈調護行李為國自重

與胡少汲書四首

庭堅頓首辱書勤懇并惠示參前堂詩詞意深遠欽歎霜後頗寒不審彼氣候何如即日想進學不怠體力清

勝遠寄山薑甚副所須葢比居山堂中晨起常氛霧蒙
遠近日高乃相辨故須此耳舉道者碑甚佳不知彼方
猶能傳舉道者語錄否試為尋訪舊於文字中似見有
之耳公家與不肖薄有瓜葛又是年契不但以令兄游
從故為兄弟丈人行非所以見處幸改之百冗奉狀草
率
庭堅叩首頃得相見甚愛風度高明恨未得欵語耳前
年辱寄佳句并蘄簟適遭大故哀荒幾死天幸扶護歸

次鄉里山川如昔觸緒隕心多病多故不復能與人事
又賔客未嘗去門以是去年復辱書亦未能作答然閒
獨思念公於不肖勤勤懇懇非有他求特以草木臭味
同爾相求於一世之所棄故雖淡薄如此想必不凝滯
於胸次也承以令兄之哀疾苦復作幸即輕安家事所
寄憂責未艾唯寛懐自重
庭堅叩頭晁嫂必孝友解事家居唯雍睦則不以細故
傷大義亦使亾者無憾於下泉矣念兄當此多難能自

奮發否公道學頗得力邪治病之方當深求蟬蛻照破死生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安脚病既無根枝葉安能為害投子聰老是出世宗師海會演老道行不愧古人皆可親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聰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渠開卷論説便穿得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却觀舊所讀書境界廓然六通四闢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須以至誠懇惻歸向古人所謂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此非虛語

庭堅頓首辱書逼在邑中以故未得即歸又當往府中謝諸公所以未得如前約録近文奉寄爾因州中歸冬夜長可手寫數篇往也二年來尤覺眼力不足數日來漫服椒乃似有益冀漸得力冬夜可觀書耳年垂五十百衰相現故思如少汲政好勤學爾所報令兄房兒女詳悉甚慰誨諭存心處竊願公如此耳古人學問亦無别用處舉斯心以加諸彼而已

與徐師川書四首元符元年

師川外甥奉議辱書恩意千萬審官守猒管庫之煩得宫觀之祿以奉親杜門讀書有味欣慰無量即日想家姊郡君清健新婦安勝兒女今幾人書中殊不及此何邪所寄詩超然出塵垢之外甚善恨君知刻意於學問時不得從容朝夕耳承以鄉中歲歉寓居同安同安美俗里中有佳士又四旁有禪老皆可人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今兩得之矣士大夫多報吾甥擇交不妄出極副所望詩政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深讀老杜李

白韓退之詩不熟耳江季恭不幸可惜此君不死可髣髴孫莘老也潘邠老居憂莫不貧否胡少汲甚有志欲慕古人不知今何如相望萬里臨書增懷千萬珍重

又崇寧元年

庭堅頓首每見賢士大夫及林下得意人言師川言行之美未嘗不歎息也所寄詩正忙時讀數過辭皆爾雅意皆有所屬規模遠大自東坡秦少游陳履常之死常恐斯文之將墜不意復得吾甥真頹波之砥柱也續當

寫魏鄭公砥柱銘奉寄甥能忍夏蚊之嘈膚而從瑩中遊眞曠世之奇事也蒙諭當塗不可作久計誠然似聞已别有命須近詩漫往數篇老拙豈能如所云觀一節可以知其侏儒也

庭堅拜手辱書審涉夏以來同吕新婦侍奉八姊郡君萬福諸兒女無恙甚慰悵想承瑩中便向吳中夫此淵對向能不悵然老舅六月九日領太平事十七日奉朝旨送吏部即日解船至江口以嗣文同行遂為遠别亦

大風不可行留連方欲訣去會駒父奉其大母來又為之留七日閏月十一日分手亦衝東風至蕪湖矣吏部告示作初任通判人陞一季名次指射優便差遣三兩日間亦漫投一狀也將家到荆南謀居居定或從容玉泉鬼谷之間以須闕耳相望似不遠無因會面神往形留千萬珍重十三日庭堅頓首

見邸報承已除鄧州簽判想是所干乞但不知尚待闕否駒父才器不凡但未䦨　甚競爽諸兒皆

渾厚有外家風氣其中必有竒特者庭堅雖貧然將家向荆州亦粗為糊口之計不至狼狽也砥柱銘寫去盛暑異於常年煩倦都無筆意小詩時有之永去故郡甚苦人事未能手抄他日因書可時寄亦少思不工耳

與潘子真書二首

庭堅叩頭子眞足下累辱惠書及詩竊伏天材高妙鍾山川之美有名世之資未嘗不歎息也黄鵠一舉千里非荆雞之材所能啄抱以是久未知所答雖然有一於

此可少助萬分之一致遠者不可以無資故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又當知所向問其道里之曲折然後取塗而無悔鉤深而索隱温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也經術者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説之極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也博學者所以使人知道里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可謂尊其所聞矣在父

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可謂行其所知矣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己若者處賢於俗人則可矣此學者之深病也齋心服形靜而後求諸己若無此四病者則善矣若有似之願留意也

大門養道丘園真邦數千年其明於天下之義理必深矣試以不肖之闕

之青雲之上雖無不肖之取當世君子皆當為足下羽

翼也若足下亟知小道不足以致遠發憤忘食追配古人則九萬里風斯在下矣古人有言三折肱知為良醫不肖嘗病於是故不敢不以告惟照察幸甚

與胡秀才書

庭堅頓首往辱先公游致不疎今觀吾子問學自將出入鄉黨有老成忠厚之氣開慰不可言也屢屈軒蓋迫留日淺不能一詣齋閤負負㬊已所須詩錄上又以二小詩答貺愧不工耳少年恨太輕俊老人恨太遲重不

鞭其後此張單之敝也願加意以立門地

與秦少章書

庭堅頓首惠示與晁十書筆勢駸駸可喜庭堅心醉於詩與楚詞似若有得然終在古人後至於論議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己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二問之前日王直方作楚詞二篇來亦可觀嘗告之云如世巧女文繡妙一世設欲作錦當學錦機乃能成錦足下試以此思之

山谷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谷集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方凌翰

欽定四庫全書

山谷集卷二十

宋　黄庭堅　撰

表九首

代司馬丞相進稽古録表

臣光言竊以九州四海一日萬幾將察知民物之性情

盖布在文武之方册雖歷年多而舉其大要則用力少

而見大全功恭以皇帝陛下富有春秋弭寧方夏念

終始典于學於緝熙單厥心延登老成親近勸講發論語章句探經藝之同歸誦寶訓丁寧憲祖宗之不易本有如是實惟濫觴惟稽古堯舜之舊章惟信史春秋之成法高山可仰覆轍在前其興亡在知人其成敗在立政或當艱難之運而不能師用賢智或有惻隱之意而無以照知忠邪載籍之編患乎太漫鑒觀之主力不暇遑敢用芟夷略存體要由三晉開國迄于顯德之末造臣既具之於歷年圖自六合為宋接乎熙寧之始元臣

又著之於百官表乃若威烈丁丑而上伏羲書契已來
對越神人可用龜鏡悉從論纂皆有依憑總而成書為
稽古錄二十卷因成書局繕寫奏篇茲冒昧以上陳助
聰明之遠覽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定九鼎以守天
下之公器秉六龍以御古今之正權思齊之功啓佑聖
學過物之濟蔬及宗祧至於法弊於涼而改為官非其
人而變置御戎之策上下措國之勢安危據舊以鑒新
去彼而取此陶成萬化東在兩宮七廟垂無疆之休徽

臣與不朽之業干冒宸扆臣無任

代孫莘老謝御史中丞表二首

臣竊言耳目之官紀綱所寄得人則百僚用憲舉枉則庶職不凝豈圖眷求猥及彫朽臣中謝伏念臣師心孤陋賦性朴愚宣力三朝螻蟻之心未報親逢二聖犬馬之齒既衰智已眇而見事遲才已拙而於用少補阜衣之缺空懃折檻之忠拜青瑣之門未有迴天之力執銓衡無山濤识識侍帷幄無史魚之風忽被除書進丞執

法方虞官謗更益寵驚比蓋伏遇皇帝陛下淵默以行四時文明以首萬物有知人不蔽之福有念功無疆之休憐其後凋收置近列惟是言責實難人才黒白分明仰恃聖心之虛佇米鹽細碎敢塵天聽之崇高雖自誓言終憂隕越

司繩宫省之中清道輦轂之下領職甚要用才匪輕豈伊寘頑遽叨任使中謝伏念臣非窮理極深之學無經遠濟務之材諸生策名華髪在服昔荷先朝之識拔今

蒙二聖之眷求待罪諫垣初無功於補衮典司選部曾莫效於澄源徒以天資重遲或許敦厚帝前講勸日近清光猥錄微勤辱茲虛授此葢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對越七廟緝熙百工至公無私大明不蔽直道而行於民上有譽則試之官能察知孤臣無有比德故因乏使式付中司雖責重而憂深然主聖則臣直知人不易幸依日月之明聽言則難敢忘藥石之報一心自誓九隕為期

代李野夫亳州謝上表二首

臣莘言懷中奪宣城之綬以畀從官望外得亳州之符益慙小醜不勤傳舍旣見吏民問父老殫於財力之難宣朝廷惠于鰥寡之意天實咫尺郡為股肱中謝伏念臣才資下中學術淺陋沈迷簿領久從州縣之勞清問下民晚叨刑獄之寄在官曠守以殿闕東人物被先朝之識拔假即位者歲年自狀短長無禆分寸為國宣力尚辦一城與民持平則有三尺輒傾肝

膽昧冒高明伏遇皇帝陛下一日萬幾六通四闢知人之福順于宗工卹民之深寄在牧守察其勤舊善於撫綏致兹蕞爾之材獲奉欽哉之詔臣敢不烹鮮期於不撓牧羊去其敗羣使蚊負山何錙銖之能力以塵足岳亦臣子之至情

護田閱歲初無尺寸之功乞郡治民已幰再三之瀆幸天從欲守國近藩奉宣詔條慰拊鰥寡中謝伏念臣刻鵠之學纔能類鶩割鷄之技不任解牛項將命江湖之

行所云補米鹽而已遭逢先帝制作文昌迪知九德之材祇承六典之任實以蹇淺誤蒙洗湔雖懷松栢後凋之心顧有蒲柳先衰之質惟兹外補不俟終更伏遇太皇太后御聖人之時持天下之寶柬百執事以熙帝載重二千石以共民功謂臣早趨州縣之勞既習為吏付以股肱之郡儻能牧人不以望輕遂兹器使臣敢不疚心獄訟勸課農桑迄收塵路之勤少荅乾坤之造

代李公擇遺表二首

依日月之末光未殫報國惕桑榆之晚景忽慟窮塗輒輸將死之言儻動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生長孤外遇逢聖明學淺而智早才拙而用少先皇帝擢叔流落湔拔塵泥擢登清禁之班許以經遠之器二聖臨御四門穆清無補涓埃薦蒙轡策長地官衔不足以富國丞御史忠不足以回天少寛素食之憂得備維藩之寄重分虎節出拊刀州雖受命即行驅馳夙駕而短生無禄隕越路隅猶結戀於清時敢獻忠於未瞑伏願皇帝陛下

尊事耆老延登俊良緝熙六藝之光明靈承七廟之謨烈盡子道以法舜之孝師天常以體堯之文國家膺無疆之休微臣釋沒齒之憾

仕而服休雖效挈瓶之智沒而獻直猶希結草之忠未沬須臾之期少陳迫切之願中謝伏念臣學則無友於國仕則無聞於朝智常病於遠謀器適宜於近用遇蒙

先帝擢寘周行登備諫工言不足以成務出將使指事不足以分憂天秩六官妙選羣吏収臣江湖之外進列

文昌之班汔終元豊之年乆司宗伯之典天地立極日月並明不能退蔵復叨任使髮白於民部曽莫裕於邦財心盡於中臺亦何功於冡職重以直書延閣勸講露門請郡以避素飡籲天而從私欲會乏蜀川之守遽叨使節之行承命載驅猶憂靡及雖犬馬自弛於鞭策而蒲柳盡至於冰霜忍死路隅敢輸忠藎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昭事上帝而長其變清問下民而察其微以包荒為用材之方以柔遠為御戎之策師用古訓而難任人

勤國家一日之幾貽宗社萬年之慶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代宜州党皇城遺表

惟孝惟忠生則靡於榮禄立功立德殁猶戀於明朝伏念臣本以書生起從戎旅闕

曲老在嶺南顧齒髮之凋零閱土風之弊惡閭家瘴癘
終歲號呼老母終堂壘裒猶在少孫殞命薪火未寒臣
之裒殘逮兹殞越將成異物猶仰清光伏願皇帝陛
下千年膺撫世之期百禄受宜民之慶永錫蒼生之福
尚推枯骨之仁臣無任

謝黔州安置表

臣庭堅言昨蒙恩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已於四月
二十三日到黔州公參訖者聖恩寛大善貸曲成刳心
隕元未足稱報中謝伏念臣草茅下士詩禮小儒漸階
清塗廁列文館誤蒙器使孤奉國恩罪在至愚刑茲無
赦有司議獄期從鈇鉞之誅明主原心終全螻蟻之命
雖投裔土猶得為人此蓋皇帝陛下有天地好生之
心有堯湯不赦之福旁開用命之網或漏吞舟之魚顧
茲未死之年皆是再生之日罪深責薄感極涕零重念

臣萬里戴天一身弔影兄弟瀕於寒餓兒女未知存亡不敢每懐惟深自咎窮鄉多怔苦霧常陰木石為親栁或幾於生肘日月在上葵敢忘於傾心報徳無階惟忠與孝臣無任

奏狀三首雜著十五首

修神宗實録乞外任奏狀

伏念臣日者蒙恩待罪著作討論史事預聞聖朝大典實以為榮而臣才不逮人讀書有數見聞淺陋無助闕

遺軀勉素飡已糜歲月重以老母年垂七十寢飯須人

朝請坐曹義當夙夜退則有虧子職進則無補公家敢

申犬馬之情仰望乾坤之造伏望聖慈除臣一江淮合

入差遣問民疾苦得以效於吏功將母旨甘或少裨於

孝治臣無任

戎州辭免恩命奏狀

臣昨於元符三年五月蒙恩自責授涪州别駕戎州安

置復宣義郎監鄂州在城鹽稅并還所奪勲賜以江水

汎漲不可下峽至十月又准告復臣奉議郎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臣以久客瘴地抱疾累歲年衰病侵加以去年弟妹凋喪幾至無生十二月方得發戎州貶所建中靖國元年三月至峽又准告復臣朝奉郎權知舒州事至四月至荆南又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吏部員外郎秉遞馬發來赴闕而臣到荆南即苦癰疽發於背脇痛毒二十餘日今方少潰氣力虛劣而以累年脚氣并起艱難全不堪事方陛下始初清明萬

國歸往蕩滌瑕垢登用賢俊如臣材輕智短罪棄之餘誤蒙哀憐洗滌驅策實深遭逢徽倖望雲就日之心而臣天賦孤寒百疾所攻冒昧寵光清議可畏輒傾螻蟻之誠上瀆天聽欲乞免前件恩命除臣江淮一合入差遣假之數年儻漸完復尚堪黽勉自誓糜捐伏望聖慈特賜憫察臣出於誠懇别無 闕 以謝朝

旨謹録奏聞謹奏

臣所乞差遣如太平州無為軍一處實於私計為便

自荆南至臣所居分寧縣不遠臣已一面前去展省墳墓即迴荆南聽候朝旨

再辭免恩命奏狀

右臣六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已除吏部之命臣即時治行有日上道會臣亡弟所遺三男因病連失二子臣亦不勝哀惱伏暑傷冷併作羸疾累日委頓不可支持已分賷于溝壑幸得醫藥稍復蘇醒只今四體唯骨都不堪事度不三兩月不得復常

不免以蚍蜉性命之情再干冒生成之造乞除臣江湖一合入差遣免於犇馳或至顛越道上重念臣與趙彦若范祖禹三人同時得罪竄逐二子已為異物不獲親見盛明臣以蠢愚强顔猶在伏蒙陛下湔祓收用一歲四遷臣非木石實未知報稱之所豈敢睥睨謟除慢不恭命恭惟陛下體堯蹈舜光宅天下不蔽之福無疆之休是以草芥賤臣敢竭愚衷昧冒再請他日或有繁難任使臣當刳心隕首不愧初筮謹具狀奏聞伏望

聖慈曲垂聽許

臣前狀嘗乞太平州無為軍一處非是沽激實出至誠此郡公事少可以養疾圭田厚有補家貧臣以兄弟流落六年婚嫁多失時節今日得此於臣足以辦事非特朝廷尚記姓名臣不敢昧冒如此

莊子内篇論

莊周内書七篇法度甚嚴彼鵾鵬之大鳩鷃之細均為有累於物而不能逍遥唯體道者乃能逍遥耳故作逍

逍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噫氣萬竅殊聲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窺券外之有企尚而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立於羿之彀中其中也因論以為命其不中也因論以為智養生者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地矣故作養生主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挽也故來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常以不材故作人間世

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
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哉子得其母不取於人而自信
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物則有師可以為衆父者不可
以為衆父父故作大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
王彼求我以是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粃糠據
見四子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觧剥斯文爾由莊周
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為齊物之書
涽涽以至今悲夫

論語斷篇

論語一書孔子之門人親受聖言雖經秦火編簡斷缺然而文章條理可疑者少由漢以來師承不絕比諸傳記最有依據可以考六經之同異證諸子之是非學者所當盡心夫趨名者於朝趨利者於市觀義理者於其會論語者義理之會也凡學者之於孔氏有如問仁有如問孝問政問君子者衆矣所問非有更端而所對每不一蓋聖人之於教人善盡其材視其學術之蔽性習

之偏息黥補劓之功深矣古之言者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者儻不善領會恐於義理終不近也近世學士大夫知好此書者已衆然宿學者盡心故多自得晚學者因人故多不盡心不盡其心故使章分句解曉析詁訓不能心通性達終無所得荀卿曰善學者通倫類盖聞一而知一此晚學者之病也聞一以知二固可以謂之善學由此以進智可至於聞一知十由此以進智可至於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聖人之事也由學者

之門地至聖人之奥室其塗雖甚長然亦不過事事反求諸已忠信篤實不敢自欺所行不敢後其所聞所言不敢過其所行每鞭其後積自得之功也夫不仕無義也子使漆雕開仕對吾斯之未能信而孔子説葢漆雕開在聖人之門閭義雖甚高至於反身以自誠則未能篤信其心未能篤信則事至而不能無惑以不能無惑之心適事而欲應變曲當不可得也此漆雕開所以不願仕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

而宰予欲於朞祥之中食稻衣錦引天下至薄之行自以為安漸漬孝弟之説不為不久豈其無所忌憚吐不仁之言至於如此葢若宰予者其先受之質薄自其至誠内觀實見三年為哀已忘而强勉為之者將欲加厚其質而不可得故不敢少自隱匿方求孔子之至論或寛假其邪心以窮受薄之質而不暇恤人之議已也豈其不仁者欲見於一時之言而近仁者將載於終身之行古之學者所自得於内而不恤其外凡如此也此所以

有識有學有朋友切磨以相發明非為文章可傳後世辯論可屈衆人而發也其所聞於師與自得於心者如此方其學於師也不敢聽以耳而聽之以心於其反諸身也不敢求諸外而求之内故樂與諸君講學以求養心寡過之術士勇之不作乆矣同與諸君勉之

孟子斷篇

由孔子已來求其是非趨舍與孔子合者唯孟子一人孟子聖人也荀卿著書號為祖述孔氏而詆訾孟子以

為略法三王而不知其統蓋荀卿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義不見諸侯其迹與孔子不合故云爾曾不知前聖後聖所謂若合符節者要於歸潔其身者觀之孟子論孔子去魯不知者以為為肉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乃若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以微罪行此聖人之忠厚非孟子不足以知之學者欲知孟子率以是觀之其智不足以知孟子安能知孔子然則荀卿所謂知孔子者特未可信聖人無名而淳于髡以名實求孟子固不足以

知之荀卿曾未能遠過淳于髡也揚子雲曰孟子勇於義而果於德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言雖不多以子雲之言行反覆考之足以發子雲之知言司馬遷號稱博極羣書至如論伊尹百里奚皆不信孟子此所以得罪於子雲也由孔子以來力學者多矣而未有揚雄來者豈可不勉方將講明養心治性之理與諸君共學之惟勉思古人所以任已者

勸學贈孟㻛扶場

軻闢楊墨功愈於禹仲子論詩汔紹厥緒喜鑿言易亦自名家一姓幾墜光綿其瓜嘉出江夏處蜀而清河潤九里外孫淵明雲卿浩然爰及郊簡三詩連蹇尚書則顯洛爾孟孫望洋漢唐具勤斯文對前人光

解疑

或議涪翁御奴婢不用鞭撻能慈而不能威涪翁笑曰奴婢賤人不過為惡而詐善慢令而詐恭當其見效在前雖我亦不能不怒退自省不肖之狀在予躬者甚多

方且自鞭其後又何暇捨已之沐猴而治人之沐猴哉

或曰孔子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然則非歟涪翁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乎今之用鞭撻者有能離此三過者乎昔陶淵明為彭澤令遣一力助其子之耕耘告之曰此亦人子也善遇之此所謂臨人而有父母之心者也夫臨人而無父母之心是豈人也哉是豈人也哉

董隱子傳

董隱子隱於乞人從人乞於南康市中與酒無不飲未甞見其醉連敗紙蔽後前衣穿結不周腹背風雪人挾纊戰栗其面有孺子色凡衆人之所嚴如涕唾人以世俗所重利要之不滿一映也或祈嚮顧闚其方則曰無過乞爾無他言人皆謂狂而不悖高安劉裕道純晩得之與為禮甚愿為置酒觧衣衣之與言或時語不狂自道宿人年三十六矣熟視二十許人也道純得疱瘡如蓓蕾潰肌膚岑岑痛晝夜生數十隱子為和齋五日

良已異日隂與方士約買藥煑丹砂期未至語不聞侍旁隱子又來飲起握道純手曰冶金鑄銀奔馬即死禍乞一榼酒行歌而往曰歸飲吾同舍明日遣人問安留榼語旁乞人去矣數日客見之於潯陽猶寄聲别道純不了其來之始其去以庚申正月二十三日

書萍鄉縣廳壁

庭堅杭荆江畧洞庭涉脩水徑七十二渡出萬載宜春來省伯氏元明於萍鄉初元明自陳留出尉氏許昌渡

漢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余安置于摩圍山之下淹留數月不忍别士大夫共慰勉之乃肯行揜淚握手為萬里無相見期之别蠻中九年白頭來歸而相見於此訪舊撫新悲喜兼懐其情有不勝言者矣余之入宜春之境聞士大夫之論以謂元明盡心盡力視民有父母之心然其民嚚訟異於他邦病在慈仁太過不用威猛耳至則以問元明元明嘆曰天子使宰百里固欲安樂之豈使操三尺法而與子弟仇敵哉昔

漢宣帝患北海多盜賊起龔遂為太守及入見見其老而悔之遂進而問曰北海之盜陛下將勝之耶將安之耶然後宣帝喜見於色曰張官置吏固欲安之也余嘗許遂以為天下長者也夫猛則玉石俱焚寬則公私皆廢吾不猛不寬唯其是而已矣故榜吾所居軒曰唯是而自警庭堅曰夫猛而不害善良寬而不長姦宄雖兩漢循良不過如此萍鄉邑里之間鴟梟且為鳳凰稂莠皆化為嘉穀矣因書之屏間以慰别後懷思庭堅之來

以崇寧元年四月乙酉而去以是月之巳亥

黔南道中行記

紹聖二年三月辛亥次下牢關同伯氏元明巫山尉辛紘堯夫傍崖尋三游洞繞山行竹間二百許步得僧舍號大悲院才有小屋五六間僧貧甚不能為客煎茶過大悲遵微行高下二里許至三游間一徑棧閣繞山腹下視深谿悚人一徑穿山腹黮闇出洞乃明洞中略可容百人有石乳久乃一滴中有空處深二丈餘可立嘗

有道人宴居不耐久而去厥壬子堯夫舟先發不相待日中乃至蝦蟇碚從舟中望之頥頷口吻甚類蝦蟇也予從元明尋泉源入洞中石氣清寒流泉激激泉中出石腰骨若虬龍糾結之狀洞中有崩石平闊可容數人宴坐也水流循蝦蟇背垂鼻口間乃入江耳泉味亦不極甘但冷熨人齒亦其源深來遠故耶壬子之夕宿黄牛峽明日癸丑舟人以豚酒享黄牛神兩舟人飲福皆醉長年三老請少駐乃得同元明堯夫曳杖清樾間觀

歐陽文忠公詩及蘇子瞻記丁元珍夢中事觀隻耳石馬道出神祠背得石泉甚壯急命僕夫運石去沙泉且清而歸陸羽茶經紀黃牛峽茶可飲因令舟人求之有媪賣新茶一籠與草葉無異山中無好事者故耳癸丑夕宿鹿角灘下亂石如囷廩無復寸土步亂石間見堯夫坐石據琴兒大方侍側蕭然在事物之外元明呼酒酌堯夫隨磐石為几案牀座夜闌乃見北斗在天中堯夫為履霜烈女之曲已而風激濤波灘聲洶洶大方抱

琴而歸初余在峽州問士大夫夷陵茶皆云擁澁不可飲試問小吏云唯僧茶味善試令求之得十餅價甚平也攜至黄牛峽置風爐清樾間身候湯手斟得味旣以享黄牛神且酌元明堯夫云不減江南茶味也乃知夷陵士大夫但以貌取之耳可因人告傅子正也

晁深道祝詞後改名之道名詠之

吉月穀旦晁氏深之字爾深道發書祝之咨爾深道聖學無蚤與其闖於門不若觀於奧昔在聖人行深道時

照藴處空萬物君之魚涔在淵深則不獲井有寒泉短綆不食深器者工深稼者農深利者賈世守者為宗宗其一家出門則病焉深於道者不官三宗者聽焉窮則帶索達則華袞惟學無止自深其本

徐氏二子祝詞

徐氏二子總髮承師爰卜今日冠而字之孟氏曰廖其仲曰麑字廖子西字麑次西咨爾子西孔作春秋當一王法文成致廖啓迪後覺一角儀儀游聖賢宅出於西

狩爰瑞聖功疑若可羈豈其犬羊謂予不然視經卒章
嵍爾次西孟孫得麑授秦巴西歸而求麑與兒女嬉曰
予不忍其母既與之矣荷戈逐之頃也以傳其子樂羊
殺敵恐怨不深啜其子之羹三軍推鋒卒取中山魏侯
賞功而疑其心人而棄本效我以忠反𡨥與同賈子求
通予是以知巴西之罪賢於樂羊之功昔在孺子生芻
一束少長卑薄之域躬此盛德其在有功遭世險傾九
死不悔以持刑平先民載德以篤後慶爾尚對于前人

緝熈爾姓惟爾東鄉厲夜生子驚鄰請火不能待旦恐其似我終身為惡願其不已若彼饕彼嚚亦包終身之羞而無一日之樂耕而鹵莽爾苗則枯耘不竟草秋稊滿筥爾埶其禾天不能黍惟爾東鄉日篤于孝毋慢游是好悍爾詩書以迪有造俾譽與麃是則是效

覺民對問

弟仲堪溫恭而文好學之氣方愛日而未倦也庭堅字之覺民覺民曰願遂聞之應之曰自勝之謂强能任之

謂堪聽莫宜於反聽明莫宜於內視强莫宜於自勝古之人能披折萬物獨見本真能自勝已然後有形有物皆為服役故其自任曰吾天民之先覺者也吾將以此道覺斯民也古之人未聞此道則發憤而忘食聞之則樂以忘憂守之則不知老之將至覺民曰我始於何治而可以比於先民之覺問之曰若善琴何自而手與弦俱和曰心和而已若善篆何自而手與筆俱正曰心正而已曰然則求自比於先民之覺獨不始於治心乎覺

民曰詩云思無邪思馬斯徂其斯之謂歟曰然遂書而贈之

全辟字說

長林全君璧問字於涪翁翁字之曰天粹而告之曰璧者成器之玉也其温潤縝密清明特達天之粹美也體圓而性剛又其天德之純也夫名者實之賔也有其實然後受其名而無愧昔者舜為天子兄弟之間遇人之不幸而舜盡其心於孝友使頑嚚誕傲蒸蒸而為善不

至於曾參之事親盡力以養其志此孝之粹也傅說之事君也勸人君終始典于學魏鄭公之事君也造次顛沛責善責難終其身而不勸此忠之粹也柳下惠與鄉人處國人不稱天下樂之此和之粹也季子辭國而邺吳之社稷子臧辭國而與曹之興亡此清之粹也是皆清明在躬有至德者也若夫有好學之意而不求明師不近畏友喜君子之名而不舍幼志不出下流則是珉而非玉也彼珉之為物似温潤而不澤也似縝密而不

栗也是以君子賤珉而貴玉惟夫粹之質可以琢磨而成器故予為之言

侍其佃字説

戰國時風聲氣俗之陋也故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涪翁改之曰農當力田有時乎逢年士當事道有時乎遇合故字佃曰仲年

評李德叟詩 秉彜

孫莘老嘗以德叟詩一軸示予曰子試為我評之予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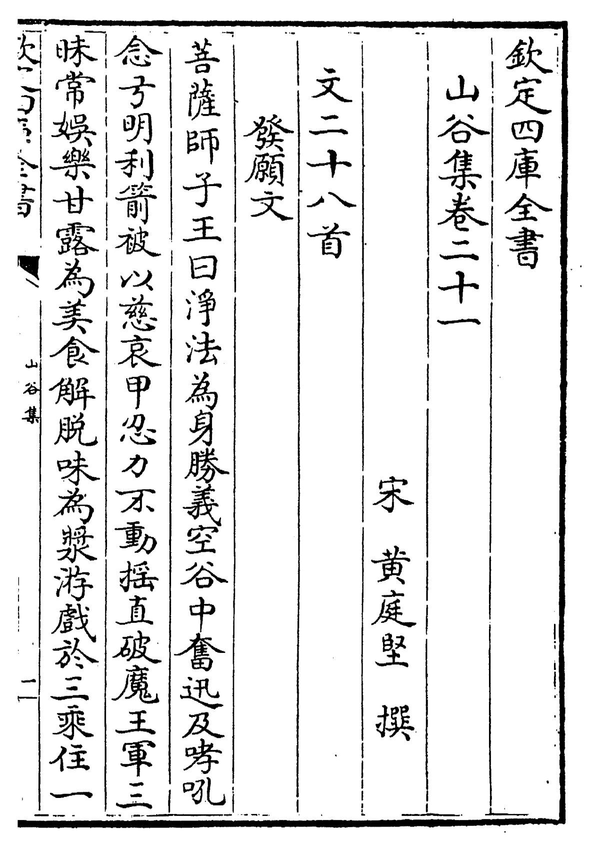
曰再過普惠七言石人道中表字韻國朝以來能者不過一二人而已韓退之所謂横空蟠硬語妥帖力排奡唯此詩足以當此語昔嘗見其汲汲浚源今又見其金玉井榦矣莘老大以為然

書倦殼軒詩後洪玉父軒名

潘邠老蚤得詩律於東坡葢天下竒才也予因邠老故識二何二何嘗從吾友陳無己學問此其淵源深遠矣洪氏四甥才器不同要之皆能獨秀於林者也師川亦

予甥也比之武事萬人敵也因五甥又得潘延之之孫子真雖未識面如覩虎皮知其嘯於林而百獸伏也夫九人者皆可望以名世子猶能閲世二十年當見服周穆之箱絶塵萬里矣

山谷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山谷集卷二十一

宋 黄庭堅 撰

文二十八首

發願文

菩薩師子王白淨法為身勝義空谷中奮迅及哮吼念弓明利箭被以慈哀甲忍力不動揺直破魔王軍三昧常娛樂甘露為美食解脱味為漿游戲於三乘住一

如種智轉無上法輪我今稱揚稱性實語以身語意籌量觀察如實懺悔我從昔來因癡有愛飲酒食肉增長愛渴入邪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大誓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淫欲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食肉設復淫欲當墮地獄烈火坑中經無量劫一切衆生為婬亂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飲酒當墮地獄飲洋銅汁經無量劫一切後生為酒顛倒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食肉當墮地

獄吞熱鐵九經無量劫一切衆生為殺生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願我以此盡未來際忍可誓願根塵清淨具足十忍不由他教入一切智隨順如來於無盡衆生界中現作佛事恭惟一身洞澈萬德莊嚴於刹刹塵塵為我作證設經歌邏羅身忘失本願唯垂加護開我迷雲稽首如空等一痛切

跋奚移文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廼得跋奚蹣跚離

疏不利走趨顙出屋櫓足達戸樞三嫗捝不來兩嫗推不去主人不悅厨人罵怒黄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覃子不通之則屨不可運土簣不可當履坐而䏡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

目絕利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焉呼跛奚來前吾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羣狙爭芧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閽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詔若可為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自令謹飭晨入庖舍滌鎗瀹釜料簡蔬茹留精黜粗鬻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溲如截肪煑餅深注湯和麋勿投醯鹽鹵白晚用薑葱滾不欲焦旋殖

不欲黃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竈水沃沸鼎
斟酌薌芼生熟必告姨嫗臨食爬垢撩髮染指舐杓啜
截懐骨事無小大盡當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技拭
蠲潔寢匙覆碗陶瓦髹素視在謹敕兄弟為行牡牝相
當日中事閒浣衣漱襦器熾器淨謹循其初素衣當白
染衣增色梔鬱為黃紅螺研光接藍杵草茅蒐槀皁漿
胰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亭熨帖坦平來往之役資他
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棲桀撐拒門關閑護草竊飲飯猫

犬埋塞鼠穴凡烏攫肉猫觸鼎犬舐鎗鼠窺甑皆汝之罪也春蠶二臥升簇自裹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任絺綌錫踈手作無有停時紾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縷亦有餘暑時蘊烝扇涼窗冰薰艾出蚊冰盤去蠅果生守樹果熟守筥執弓懷彈驅嚇飛鳥無得吮嘗日使殘少姆嫗罵譏瘧痢泄嘔天寒置籠衣衾畢烘搔癢抑痛炙手攔凍無事倚牆鞵履可作堂上䛩呼傳聲代諾截長續短皃鶴皆憂持勤補拙與巧者儔凡前

之為汝能之不跛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咎黄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予皆應之曰然無不意滿

祈雨文三首

晩稻既苗植禾將粒雲物不雨西南其風高田塵埃下田龜拆歲且無入奈何斯民維雨有神庇民以食能出雲雨化灾為穰吏將率民豢牲釃酒以報靈徳豈不休哉今歲雨暘時節既登麥而美禾延五月辛巳迄于今不

雨以風粒者將不得堅粟苗者將不得遂蕃瘠牛而耕汗背而耘者將不得食將無以奉輸貢賦供給祭祀官吏且失其職故以吉日丙寅夙夜駿奔並告於爾神蒙神之休咎以膏雨而漏下不能三刻星斗晏然使人視四郊之枯槁色故自如鄙諺有云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春夏之交神賜厚矣豈於幾成而敗之神聰明正直其忍不終惠民吏職不虔獄訟之不得其情使之或奪其時吏則有罪神降灾于厥躬勿俾民病尚享

維吉日丙寅奔走丞佐以歲事謁于廟庭靈雨其濛為惠未徧越戊辰實用不寧身率羣吏靡神不宗過蒙明神降鑒勤瘁忘長吏之罪而大庇民隕雨未申之交昳澮皆盈旱苗蘇醒民有慶色傳相告語實神之雷風與民成功澤則優渥乃已已庚午天高日融四無雲陰螻蟻集于丘魚泳于淵膏雨初闕

之澤至於昆弟以鋤耰相逐雖風俗之不美吏化之未加抑亦有以使然惟神血食此邦分風之柄呼吸晦冥

足以解紛善歳捐神所易成吏所難是用𢘆怛三請神其終賜之俾民知神之光烈威神永有依歸及其牲牷肥大酒醴酎甘將教民美西成之報焉尚饗

撰魏王祭文

維叔父令德孝恭惟英宗神考嘉乃懿德大啓土宇圖寧我家兹予冲人奉承慈訓叔父秉德在庭惟喜康共今天降割股肱其虧何痛如之卜筮來咸塗屋于野輴車即路酌以薦哀尚饗

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盛德之士幽明助之衮職補之民瘼去之黨老在邦誰能侮之帝臨明堂公霄于位歸咎無鄉天則雨涕匪天奪之乃公盡瘁民望公起百身贖之日月川流窀穸有期馳心墓門官有事守臨穴寫哀寓此卮酒

代尚書侍郎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裕陵遺弓天下岌岌九鼎既安烝民乃粒其功在天其信在人兩宮孝慈百度日新其天伊何天子聖文

神考之子英祖之孫其人伊何公來自西民以安堵曰我公歸天生公德二聖眷寵以民為基守以四夷少年推鋒勿在王庭我覲搢紳皤皤老成九月丙辰鰥寡無益維斗西柄有星見沬輿人之占憂在國棟公果隕傾中外震動太平之基維成未落風雨漂揺今則有託王命調護遣車有期平生一觴涕泗薦之愛在斯民信在王室公其無憾降享芬苾

代趙樞密祭韓康公文

明珠白璧不言而出九重之淵天球河圖不言而為萬乘之器高歸之里實生八韓皆世望人康公為冠嗚呼康公自任之重足以鎮羣輕自致之誠足以動萬物極文武之任以白髮行吾志則有餘奪山林之日為衮衣於公心其不足聞道於耳目之來後凋於冰雪之寒公則有之出處何擇至於正色端議濱九死而不回齋心服形承大祭而不悔忘三公之勢以下士均萬鍾之祿以睦宗人之難能公則燕譽而不百歲復歸本朝老成

隕傾喜則安仰瞻辱門下三十餘年棠棣交陰芘此孤
弱學問暗淺公借光輝性資重遲公極推挽尊俎之色
如對於前教訓之音猶在於耳英風義氣忽成蕞爾之
坏乾肉清觴來哭燕居之几萬事已矣嗚呼奈何

祭判監王元之文

嗟維公不絿競略世榜觀本性德涵俗不磷緇明照了
不偏閥位官師簡辭命誥兄弟有嘉政袠底春食晏春
公安之均萬鍾與人交漫舞察公之心爛白黑來施施

氣坦夷久與游德無疵友畜我實予師相呴濡問寒飢我祖南飲公醉今我歸拜公櫃壽七十可無悲懐平生涕交頤酒則醽肴孔時公不御今安之公多子禄仕微延譽處援險危可致力我勇為天昭昭予敢欺尚饗

祭郭給事文

維公德性柔嘉器能優裕遇事從容而有斷臨民寛静而不煩繡衣立朝邦之司直朱輪治郡人有去思蚤游功名之塗晚行止足之語揮賜金以延父老遺舊德以

食子孫官登左曹考過中數於公所欲可以無悲庭堅

等登門有年傾盎若舊銜哀致奠終無所辭尚饗

祭畢朝請文

惟公才能應世事實副名靡職不宣飛聲紫庭持節關

隴吏清刑平天子悪遠擇牧廬陵以公來尸方且圖功

此邦風土教訟懷律聞公明慈望風投筆公來勤勞直

究問疾三月報成小大如櫛織及縣邑簿領暇逸天開

粉省養育永弼期公入践膺受百禄如何鞠凶風火遺

災猶不告病聽民郡齋人望公起奈何永歸生存華屋槁木四壁大旆高牙銘旌數尺升堂笑語雨淚來哭肴芳酒潔公不能嘗文以為哀哀涕隕觴

祭姚大夫文

惟公敦大忠純表裏披盡孝友兄弟家無間言蔬食葛衣同一縕袍起佐州縣亟闢能聲或裨或專民戴父母飲冰食蘗力難自修十年去思猶在嶺表晚以譽命牧民廬陵維此廬陵而健訟有政於此牛羊治之公來殊

科有鋤有植鋤斸强梗植培桑良夙夜在公問人痾痒
小心畏義罔漏一毛半罰十笞匪躬不决民信吏畏公
不處休公力勤勞以疾卧閣公不朝食人皆失聲嗚呼
哀哉先子及公同陞吏部小人得邑實佐下風公不吏
之曰故人子以官上府館置燕私恤其甘旨乃訪民瘼
盛德往矣誰庇誰師哭公寢門秋日陰雨几筵如昨公
不升堂祖車在塗公不就馬牲肥酒潔公其來嘗滄江
東逝有淚如此嗚呼哀哉

祭李丞議文

嗚呼人具五福曠世千一覩君初終優入其域壽則耋老富牟其州耳目聦明一作耳聦目明胡考之休種德不倦託於有秋子孫繩繩宦學昏嫁牖下治歸矣言而化子大夫公有譽薦紳宗族稱穆鄉黨歸仁薰然慈良惟君有之在朝敬恭大夫似之昔我兄息歸君之孫我家不造姻婭孔云我投鬼門日與死迫衣我食我再見天日君之捐館我在戎僰送車百輛莫助引紼南郡安陸不能

三舍我馬有羈莫拜墓下有核維旅有酒惟醑一作明清寓文寓哀文不逮故一作逮情尚饗

祭李元叔文

嗚呼元叔之義世不可少赴人急難秋陽皦皦奉親色難慈友諸少家人挈齋門巷灑掃築屋聚書延聘師表青青子佩如魚游沼几㕓富室乾沒紛擾君常晏然萬鍾忽秒壽母令妻升堂晏笑慈以吉甘歌舞妹妙里人欣欣皆謂之好攝提季夏舍有鵩鳥屏藥治歸竟夜無

曉邑人奔走上下是禱人亦有言葢棺事了生榮死哀誰謂君夭我遷黔戎形影相弔衣我食我歳使交道立㚇望楚山複江繞屬辭羞奠氣結天抄平生不昧尚饗醻嗚呼哀哉

祭徐德占文

嗚呼德占文足以弼亮天功武足以折衝樽俎識足以超萬人之毀譽量足以任百世之榮名璞玉渾金未加繩墨不借一臂而自發於林丘大臣歌肯來之詩天子

興見晚之歎一日而三錫命驚動漢朝試之難能無一不可迎刃而解事無全牛決獄大疑手平如水論議魁壘氣吞西州鯤之為鵬垂天其翼志九萬里未出戸庭泰山覆於前天作奇禍忠肉義骨豺狼甘心巍巍堂堂萬事盡矣嗚呼哀哉惟時睿聖制作斯文顧申公之無奇倚壺遂以為相提師十萬墮虜計中凶語上聞天光震動嗚呼身膏原野而葬衣冠於故土親逢堯舜而即萬鬼以為鄰自古以為才難才者又至於此臨其穴惴

惴其慄嗚呼奈何酌酒祖行能復飲否心折無幾有淚如江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凝之文

嗚呼公子智謀足以御困剛毅足以行可獨清足以軌物自勝足以立我兀者造而歸全諒無地以棲禍方燕及於來仍閱門戶之嗟峨忽厭俗而去仙遠白日而蛻卧亡吾黨之一鑑哀楚望之傾陊伊曩時之倦游實骯髒而坎坷遂投劾於顛尾置嬪息於寒餓來胥疏於江

湖訖有屋於春巖軏盈虛以化物取衆棄而致夥閭江
曈之有秋上橘柚之歲課開亭觀之百楹孳綠竹之萬
箇裹餘刃而不試故優裕於畚插據几杖以彷徉樂知
識之來過味龎公之幽禪觀有物於石火歲三會於涒
灘訖初志其不挫維歐陽之文章發高唱而無和配公
名而成三何巧舌之能破齒髮疎而戀嫪坐衰氣而不
果載銘旌而來歸遺稚子以危貸彼聞公之清風亦何
面以承唾初不肖之及門輩諸孫之孩懦公慈祥而豈

弟獲聞教而侍坐欷歔晚而升堂見虞主而淚墮湛樽酒其儻嘗列羣悲於楚些

祭范叔才文

嗟嗟叔才天畀厚矣不畀其全穀祿之不腆嗣世之不傳不得分願又不得年懷利器而不試亶生人之多難嗚呼哀哉高明如山萬仞壁立軒昂人羣富貴其集倚堦青雲方履初級而官止一省郎壽不過四十彼青雲之諸公君視誰其不及嗚呼哀哉君材敏强處決若流

游刃恢恢不見全牛笑談樽壺吏功舉修推其羸餘逮及寮友揚善補過丁寧握手極君之能剸劇撥煩雖君怨仇不能間言康強食飲搢笏垂紳卧病幾時一别終天塗窮日没萬事盡然清明競爽窀抲一棺孀妻孤女至哭几筵嗚呼哀哉旐於西飛歎聲滿路莫如予悲婚姻之故酌酒祖行君不能舉臨觴大哭淚落盈俎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彥深文

嗚呼彦深蓽路泥塗賢於駟馬之駕席門風雨安於數仞之堂體孤貉之温而不恥緼袍壞絮知膏粱之味而不厭脱粟寒漿終一世而阨窮内不疚其何傷維相知之不早始傾蓋於汝陽披蓁叢之瑣碎見紫蘭之孤芳沉深而敏學易簡而庭方鄰非仁而不覿粟非義而不嘗遇人情之難堪既摧折而愈剛號飢寒之滿屋仰歸鴻之南翔擁羣書而寤嘆擅榮觀於文章論若人之豈弟謂百歲而康强忽静寐而不覺問歸來兮未央去親

戚與朋友即萬鬼而爲鄉嗚呼虞氏之不爲政久矣士不厭於糟糠載固窮以軌世魯人至今傳其惠康身與螻蟻共盡名與日月爭光我觀古而視今信吾友之不亡所以發書而掩涕不忍凝𢊘與蚤孀婦弱女而教男定子宅于南山之岡有謝公之知子固特達於珪璋在吾儕之可力尚終始而就將哀歲月之徂秋悲風號於土囊託千里而羞奠肴具潔而酒香思曩時之笑語同飲食之湫浪列樗蒲之花蠋呼五白而繞牀儻神理之

不昧以斯文而舉觴尚饗

祭周晉叔文

豫章黄庭堅洛下王琳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晉叔周兄之靈嗚呼晉叔遂至于斯天奪善人賢愚一詞自古皆有死君子以息君年四十則奪之亟終日怡怡恭順孝慈一朝失之誰能不悲君材齊敏練達出故風雨如晦不渝其度雍容和平不驕色聲事不後時物無伏情庭堅在僚傾蓋如舊琳辱君游義兼昏友平

時相從尊壺奕棊勸善舉過笑言嘻嘻一日不見使人詠思寄聲安不借問宿昔子不來過我必往即萬事渠盡華堂山阿無復見時嗚呼奈何問君何之君不能語祖送一觴其一作有淚如雨尚饗

祭王補之安撫文

黃庭堅謹以清酌羣羞之奠敬致祭于亡友補之瀘州安撫使君之靈曰嗚呼補之奇耦有數天不能權跖耆回夭瘤惡施妍無若之何而歸之天以道觀之其種則

然嗟嗟補之遂至於此人亦有言諸君不死我觀使君
榮悴不易則於死生如時啓塞如浮屠人割之不瞋彼
旁觀者怨忿歎呻我觀使君忠厚而文天地仁氣成此
粹温中和恵宣民神是享孝慈雍睦宗族教養德義祁
祁充實有輝雖其怨仇不能間言君初筮仕以文自挽
翺翔臺閣自以遲晚投筆執戈圖萬里侯不得當虜白
首防秋撫師瀘南方攸拭之英州騏驥便蕃錫之使君
為州撫夷聲夏詩書禮樂遠近柔化舉用文武當其器

能威而不怒慈哀勸懲吏奉繩墨民勤耒耜其罷而歸父老出涕解印厥明忽其賈傾州人震驚哭之失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哭李將軍今猶似之退之竄潮經桂林伯遣從事賢義周仁色使君於我無平生懽自我投荒衈予飢寒有白頭新有傾蓋舊三月渡瀘一笑握手誰云此别遂隔終天臨風寓奠有淚如川嗚呼補之其尚饗之

祭李仲良長官文

嗚呼仲良遂至於斯母老妻少君獨何之嗚呼哀哉昔
我外妹歸君伯氏以是瓜葛不我遐棄元叔無恙我竄
荒遐于黔于僰恤我無家我未還東元叔下世急難共
誰羞奠霣涕萬里遣客來寒來溫仲良之義如元叔存
我病荊州幾死衢路涉夏徂秋君三來顧笑語而別忽
聞訃音失此豪士使予霑襟白髮在堂不當棄云有子
有弟君亦何負能人急難立義不傾我與元老能立君
名薄歸上冢不得身往寓奠一觴君其尚饗

代宜州郡官祭党守文

惟公孝慈奉親忠勇從軍自徼至顯常以策勳公清爲郡恐不冰雪誰能白髮皎皎一節方吐嘉謀蕩賊巢穴如何不淑松摧玉折憂民憂國糾糾桓桓忽兮不見萬事一棺嗚呼哀哉某等趨承下風教誨提挈南有樛木失此蔭樾昔者賓次今則升堂平生宴笑慟哭薦觴嗚呼哀哉

祭叔父給事文

嗚呼叔父忠信足以感欺匿和裕足以諧怨爭行不祈
報之施為不近名之清孝弟達於草木勤勞載於朝廷
謂當朝夕三事光輝九族白首庇民百僚是戒黃扉青
瑣曾不朞月如何昊天殲奪斯亟嗚呼哀哉在昔叔父
典獄宜春牧民會昌恐一不情視之如傷司農討論御
史補察持節賑飢鰥寡受賜六年在晉民可即戎教之
信義不奪農功元祐考績民兵蠧政監觀四方維晉不
病使者奪印以謝逋逃維叔父留才即民曹是將使節

幷護隴蜀食茶乘馬吏夏各足入佐袞司典聞和羹起居柱下曲若清明人謂叔父宜在帝側山龍黼黻潤色袞職二聖材之俾承密旨有寃沉獄無根受詆叔父拜章極謝罔功亦憂兵革遂到闕中日月照臨白珪無考來給事中方將未老陰德在民民功在邦善士彈冠豈惟我宗嗚呼何負於神祇怨遽隕傾越在袁削聞訃顛踣荼蓼薰心無淚續哭今我不夭又失叔父彼蒼者何忍此窮露兄弟之子猶子然有是言叔父拊我我乃信

然平生拜至教誨笑色今哭歸船斷旌枯木几筵在堂不聞金玉之音酌酒不觴落涕隕心嗚呼哀哉

祭舅氏李公擇文

盛德之士神人所依珠玉在淵國有光輝方時才難公隕於道彼天悠遠莫我控告士農畏友朝失寶臣我哭之慟不惟懿親公處貧賤如處休顯温温不試任重道遠内行純明不缺不疵臨民孝慈來歌去思其在朝廷如圭如璧忠以謀國不沽子直熙寧元祐言有剛柔公

心如一成以好謀十年江湖睟然生色三年主計鬚髮盡白他日謂我何喪何得我知公心謀道憂國出牧南陽往撫益部稱貴辦嚴笑語即路天下朔公來相本朝奄成大夜終不復朝嗚呼哀哉我少不天殆欲堙替長我教我實惟舅氏四海之内朋友比肩舅甥相知卒無間然今天喪我舅氏傾覆誰明我心以血繼哭平生經過為我舉觴沃酒棺前割我肺腸嗚呼哀哉

祭知命弟文

君歿荆州我在萬里歿後四月始聞訃音既無張惇恃有兄弟天既喪我君不能年自我哭君頭髮盡白英風豪氣窘此一棺拊棺長號殆無生意公私之計身有所縻既難以歸舟車可慮乃得吉卜旅殯僧坊雖遠至親理則安宴無驚無恐扶將上輦絶慟一觴君其尚饗

母安康郡太君祭亡女陳氏十娘文

汝嫁十年五歲歸處姑章不呵知我憐汝我祖江南三年揺揺元豐甲子汝兄還朝道淮沂洛望汝來寧不聞

車音乃聞哭聲汝疾何藥汝斂何服臨絶之情不能我告哀憐至骨哭淚至泉我創如新于今七年乳母來歸壻亦繼室昔所抱兒亦既結髮惟汝面目永隔枯木嗚呼昊天忍此荼毒久於客土勤我夢思日月之吉宅穸有期我病在牀不能奮飛寓奠千里文不及哀尚饗

祭李德素縣君文

嗚呼夫人幽閒靜恭來嬪大家肅肅雍雍婉德娘賢為世名士人皆願然有子如此惟我息女獲羞蘋蘩夫人

慈哀教訓拊憐之子于歸我竄蠻僰令我不憂維夫人
德耆老就養訃音忽傳嗚呼夫人胡不萬年絕域羞奠
如親酌獻以文代哭靈鑒無遠

山谷集卷二十一